



離

騷

正

義

離騷經正義

方望溪著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  
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  
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靈均

首推所自出見同姓親臣義當與國同命也次  
及生辰見人之於天以道受命也次及名字見  
先人以德命成忠乃所以成孝也。清溪李氏  
曰不近稱熊繹而遠溯高陽大夫不得祖諸侯  
之義

離騷正義

一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  
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脩能自脩治以擴充其所能也扈離芷佩秋蘭  
束身芳潔自脩之始事也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  
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木蘭去皮不死宿莽至冬不枯喻所守之堅固  
也朝搴夕攬無須臾離蓋好脩以爲常故終則  
九死而不悔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

日月不淹自懼壯盛日徂英華銷委又恐君年  
遲暮過時而難與圖治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棄騏驥以駝騁  
兮來吾道夫先路

穢謂羣小以衆芳比衆賢故以穢比羣小恐美  
人之遲暮故欲其撫壯而棄穢也騏驥喻賢人  
君度之迷亂以羣小之穢德累之棄穢則必改

離騷正義

二

度改度則必乘騏驥而已可爲君前導矣欲君  
之棄穢故下言三后之用衆芳欲導君以先路  
故陳堯舜之遵道桀紂之窘步邪徑之幽險皇  
輿之傾敗而奔走先後以及前王之踵武正所  
謂導以先路也。曰糞壤充幃曰櫬充佩幃則  
以穢比羣小可知原目君爲美人爲靈脩爲哲  
王無斥指其穢行之義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  
兮豈惟紉夫蕙茝

此以芳草比衆賢與前後所稱異義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  
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  
兮恐皇輿之敗績

言導君以捷徑者何人哉惟此黨人耳黨人偷  
一身之樂而導君於邪徑徑既邪有不幽昧險  
隘者乎日行幽昧險隘中有不敗績者乎我所  
以深惡黨人非憚其能爲身殃也恐其敗皇輿  
之績耳

離騷正義

三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  
情兮反信讒而齋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  
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曰  
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  
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  
化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畦留夷與  
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此喻已所培養滋植之衆賢也原序其譜屬率

其賢良以厲國士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  
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言己之滋植衆賢本冀其材成而收採以備國  
用故我一身之廢棄不足惜但哀衆正亦因茲  
而沮喪耳。芳草過時而不採則零落山邱亦  
荒蕪而終於腐臭矣。前以草木零落喻盛年  
之逝故此以萎絕喻遭廢斥也

離騷正義

四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羗內恕己以  
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芳潔不容以貪婪者之競進也貪婪競進皆恕  
己之心爲之恕己以量人則謂人之貪婪與己  
同因謂人之競進與己同是以各興心而嫉妬  
也

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  
兮恐脩名之不立

畏競進者之嫉妬必馳驚追逐於要津乃能與

之相競然是豈余心之所急哉彼貪婪者處污穢而不羞我則惟懼脩名之不立耳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顛顛亦何傷

此自喻居官之清潔也以貪食喻衆之污故以飲露餐英喻己之潔情姱練要則脩名可立雖顛顛無傷也

擗木根以結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

離騷正義

五

此自喻當官守道審固而不可搖奪也曰擗曰結曰貫曰矯皆堅持固攬之義九章所謂重仁襲義也

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當官而潔清守道所以法前脩也法前脩自不得同世俗之所服非世俗之所服自不合於今人遭遇如此計惟守死以善道耳。自首至此皆正言已意以後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

之不足而嗟歎之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民生多艱言生逢亂世進退維谷雖推廣言之而意仍以自悼也脩姱以鞿羈喻爲名義所束故君昏國危不得隱默以苟免也然朝諝而夕已見替矣

既替余以蕙纒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離騷正義

六

攬握之固也言君所以替我者以我之服義而不阿也所以重替我者以所持堅固而不移也然求仁得仁亦余心之所善雖九死無悔况廢斥乎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

眉兮謠諛謂余以善淫

以懷王之昏迷而見爲浩蕩忠厚之至也惟無思慮故不能察正人愛君之心亦不能察黨人嫉妬之心女之蛾眉人所愛也諛以善淫則變



喜而爲嘖矣原之才美王所珍也謂其自伐則  
懷疑而造怒矣

固時俗之工巧兮倘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  
兮競周容以爲度

衆人所以興妬而相讒者以競爲周容而患切  
人之不媚也君所以入其讒者以習於巧者之  
周容而惡拙者之陳規矩而引繩墨也。非倘  
規矩背繩墨不能苟合以取容然始以巧嘗者  
尚自知其倘與背也至競以爲度則并不知其  
倘與背矣

離騷正義

七

倘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  
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態謂周容之態也日見此態所以鬱邑而侘傺  
也然吾獨遇此時則窮困宜也寧溘死以流亡  
豈忍自改常度而爲此態哉

鷺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公正之士衆人之瘞不獨此時爲然自前世而

固然矣吾既不能與衆合度安望衆人之與我相安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內則屈已之心志外則忍人之尤詬而終不悔者良以伏清白以死直乃前聖之所厚也前言亦余心之所善雖九死猶未悔問之已心而以爲安也此則質諸前聖而無所疑其所以處死者蓋審矣

離騷正義

八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既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塗矣又復自悔輕身以就死亦相道之不察也處死不審乃行之迷也進不見用尚可退而自脩存吾身以有待故欲迴車復路處隱以俟時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

去世路之污濁而就山林之清潔猶步馬於蘭

臯止息於椒邱也進不入以離尤退將脩吾初服所謂及行迷之未遠也

製芰荷以爲衣兮蘘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

兮苟余情其信芳

古人佩容臭芳草本可雜佩故以爲脩持善道

之喻若芰荷芙蓉則不可以爲衣裳蓋以喻隱

者之野服也。孔稚圭北山移文焚芟製而裂

荷衣六朝人已是有是解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離騷正義 九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雖處隱就閒而增脩其德益高其冠益長其佩

故觀芳澤之雜糅而自幸昭質之未虧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續紛其繁飾

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

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隱居獨善已無意於人世矣忽反顧昭質之未

虧而不忍坐視滔滔之天下故欲往觀四荒或

有重我之佩飾好我之芳菲者乎然持我所守

安往而得合者民生各有所樂衆人所樂者周  
容而余獨好脩安能懲吾心變吾常以求合於  
衆也而不受離乎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鮫婞直以亡身兮  
終然歿乎羽之野

上言心不可懲度不可變故承以女嬃之詈蓋  
憂其任直以召禍而欲其懲且變也

汝何博謗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蕢菜蔬以盈  
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離騷正義

十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此亦女嬃責原之辭也察予之予對衆而言卽  
謂原也古人於其所親則我之尚書微子篇我  
用沈酗於酒是也言衆不可以戶說孰能察余  
之中情乎世並好朋醜正惡直實繁有徒汝何  
煢獨而不予聽乎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  
兮就重華而敝辭

此原答其姊之辭也。憑任也。言我非不知舉世之好朋守正之賈禍。但依前聖之道。以自節於中。獨任忠直之心。以至於此極也。舉世不可與語。故欲就重華而陳辭。仍將折衷於前聖也。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衙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圍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離騷正義

十一

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歷舉夏殷後王之失道而不及周之幽厲古人無一言而不度於禮如此。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此原而顧後知民之極計惟義可用惟善可服。

安能懲吾心變吾常以從非義而爲不善也

跼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  
杓兮固前脩以菹醢

秉義服善而不求苟合於世吾之初心也以是  
而跼於危死何悔之有杓喻已之操鑿喻君之  
度也不量君之度而惟正己之操持方杓以內  
圓鑿前脩固以是而菹醢矣旣法前脩焉能辭  
世患哉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

離騷正義

七

兮霑余襟之浪浪

感念前脩而歔欷鬱邑何吾生之適遇此時也  
使當三后雜用衆芳繩墨不頗之時豈至跼危  
若此哉惟躬自飲泣而已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旣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  
鸞兮濫埃風余上征

以下雖假託荒忽之辭而按之各有喻義言我  
旣得此中正之道質之前聖而無疑不可以一  
跌而自沮仍當乘時上進以冀君之一悟俗之

一改也駟虬乘鷲喻己之材美可用也溘埃風  
余上征喻己爲同姓親臣雖遭時濁亂義不可  
以苟止也原旣疏之後尚未與君絕故使齊而  
君反復諫釋張儀蓋常欲乘間納忠匡君輔治故  
隱寓其義於此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瓊  
兮日忽忽其將暮

懸圃靈瓊皆喻君所自明見疎之後猶依依於  
君側之故也言吾欲少留此靈瓊非有他也念

離騷正義

三

日之將暮仍冀輔君及時以圖治耳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所以欲令羲和弭節者以治道脩遠吾將上下  
求索所當恢張更易之事而急布之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

兮聊逍遙以相羊

飲馬咸池總轡扶桑自喻長駕遠馭之志也拂  
日以迴光欲稍緩須臾以俟善治之成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  
兮雷師告余以未具

此喻用衆賢以輔治也治道脩遠時旣不逮必  
衆賢同心協規併力庶或有濟故使望舒先驅  
而飛廉復奔而相屬鸞皇先戒而雷師復告以  
未具蓋風行雷動猶苦日之不足也未具治具  
之未張者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  
帥雲霓而來御

離騷正義

十四

鳳鳥喻賢德言吾方欲賢德連翩而進夜以繼  
日輔成善治而孰意忽爲姦邪所間阻如飄風  
雲霓之來御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  
兮倚闔闔而望予

總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之充塞也衆正抑  
遏邪佞充塞欲叩帝閭使開闔而入訴之而已  
爲所拒隔而不能通矣上言欲少留靈瑣雖被  
疎而猶得至於君所故欲少留也至是則闔闔



不開思見君而不再得矣  
時賤賤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  
兮好蔽美而嫉妬

結幽蘭喻所懷芳潔之道深歎之言卽欲開關  
而入告於帝者也時旣將罷帝闈終閉徒結幽  
蘭以延佇而陳志無路故不禁歎恨於舉世之  
溷濁姦邪之蔽嫉也。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  
結之下文解佩纒以結言九章煩言不可結而  
貽是也。延佇下直接世溷濁而不分足徵以

離騷正義

五

上云云皆自喻遭讒見疎陳志無路舊注以遠  
遊之義解之誤矣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邱之無女

古人以男女喻君臣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以佐陽而成終一也有男而無女則家不成有  
君而無臣則國不立故原以衆女喻讒邪以蛾  
眉自喻蓋此義也高邱楚山名濟白水登閬風  
喻將遠逝以自疎也高邱無女喻楚國之無臣

也意謂羣邪塞路我復遠逝則楚國爲無臣矣  
故忽反顧而爲之流涕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  
兮相下女之可詒

以衆女比讒邪則下女乃喻親臣重臣能爲已  
解於君者原之屢摧於讒妬已無意於人世矣  
及反顧高邱而不能忘情於宗國則精神志趣  
勃然興起而有與物皆春之思故以遊春宮爲  
喻也衆女雖多嫉妬然下女中獨無好賢樂善  
離騷正義

共

而可詒以瓊枝之佩者乎不可不多方以求濟  
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纒以結言  
兮吾令蹇脩以爲理

貫魚以宮人寵后夫人之職也以有技彥聖事  
其君一个臣之道也故以帝妃喻左右大臣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繡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  
兮朝濯髮於洧盤

夕窮石朝洧盤卽下節所謂日康娛以淫遊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變美而歸以謝以益誠又入也  
人臣無德而怙其勢寵猶女之無禮而恃其色  
美也康娛淫遊尚何美之有曰保厥美曰信美  
者蓋以色言之爲怙其勢寵之喻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  
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離騷

覽觀四極周天而下喻君側無一可與言者故  
復有望於瑤臺之佚女蓋以喻王之親暱未在

離騷正義

七

位而爲王所信或故舊之臣已去位而爲王所  
重者於宓妃實指其惡曰驕傲曰康淫而有娥  
無譏焉則宓妃以喻上官靳尚輩而有娥非其  
倫也公四對卷風飛乎天余乃下望瑤臺

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  
猶惡其佻巧楚辭

語意與九章令薜荔以爲理憚舉趾而緣木因  
令芙蓉以爲媒憚褰裳而濡足相似蓋擬度及此  
而非實有其事也若曰吾欲使鳩爲媒則必告

余以不好矣鳩之佻巧又不可信無人可以自  
通故下承以欲自適而不可也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  
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喻君也鳳皇喻賢士也意謂欲自適而不  
可不獨守身之義宜然且安知不有抱潛德而  
未見者佚女既受而爲之詒先我而達於高辛  
我雖枉已以求亦未必其有合蓋申明自適不  
可之義又起下有待於後不得已之極思也

離騷正義

六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  
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喻君之嗣子也帝閭既不可叫左右莫肯  
爲言欲遠逝以自疏而又無可託足故欲浮遊  
逍遙以有待於嗣君嗣君未與邪佞相合或尚  
能親忠直如少康未有室家之時庶或留有虞  
之二姚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  
好蔽美而稱惡

不得於父而求信於子則理已弱以直道事人則媒甚拙恐雖有爲之導言者而亦不能固也况世溷濁而嫉賢好蔽美而稱惡孰有稱予之崇美於嗣君者乎前云世溷濁而不分好蔽美而嫉妬道其已然也此則慮其將然而其後卒如所料故矢死於懷王之時而終致命於頃襄王之世也

閨中旣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離騷正義

九

四句總結上文閨中旣以遠遠謂帝閨不可叫聞而左右親近又莫肯爲言也哲王又不寤恨君又不能自覺而若寐者之忽寤也安能忍而與此終古隱含少康未家未然不可必之事亦不可以久待之意

索薺茅以筵筭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

物各有類兩美然後相合今以脩潔之行而遇污穢嫉妬之人孰能信而慕之者乎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  
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  
乎故宇

靈氛之言止此女喻臣也言思九州之博大豈  
惟楚國有臣而舍是無可委身者乎楚國君臣  
本無求美之心若他國有求美者則舍汝其誰  
也芳草喻賢人也原滋蘭樹蕙而惟恐衆芳之  
蕪穢恐其眷眷於故國之人材故開之曰何所  
獨無賢士可比而事君者而獨懷故宇乎下痛

離騷正義

三

蘭芷蕙蓀之變而決意遠逝以自疏正與此義  
相發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以下原自計之辭言世幽昧以眩曜孰能察我  
之善惡者乎幽昧則不能知賢眩曜則興心嫉  
妬原之時天下無邦國風士習其察之也蓋審  
矣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  
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

理美之能當蕪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言民之好惡不同而黨人則有不可以常理測  
者楚國之黨人如是他國可知雖去故宇亦未  
合必有合故靈氛勉以遠逝而無狐疑而原終猶  
豫而狐疑也。蘇糞壤以充幃則視服艾者有  
甚矣謂申椒其不芳則視謂幽蘭不可佩者有  
甚矣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兮懷椒糈而要之

離騷正義

三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  
兮告余以吉故山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  
百神從巫咸以降而九疑之神亦並來相迎謂  
迎巫咸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  
合兮摯咎繇而能調以敷張而無心疑而思發  
循規矩以改錯時俗所以周容也不量鑿而正  
枘前脩所以菹醢也非求榘矱之所同安能君  
臣一德而無間於讒邪哉土求合乎榘矱然後

下能與之調不求合而強調焉是謂不量鑿而  
正柄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好脩與信脩同義言人君中情好賢則自能知  
賢而信用之不必左右之先容也原所自陳止  
歎息痛恨於黨人然苟君有好德之心則讒邪  
安能間哉於此微見其義而假巫咸以出之亦  
立言之體也。無信脩者雖有美而不慕有好  
脩者雖無媒而自合義亦相應

離騷正義

三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  
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上陳禹湯咎摯見同德乃能同心也復舉三事  
見好賢則能知賢專釋何用行媒之義也以三  
子之疎遠而三君者一見而信用不移今以向  
姓親臣久於君所而乃爲羣小所間則君非其  
人可知又何責夫黨人何懷乎故宇此巫咸勉  
以遠逝之意也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鷓鴣之先鳴



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

巫咸之言止此言原當及年歲之未晏與世變之未極早出而求同德之君恐小人道長正氣弱喪將見百草爲之不芳天下無邦不獨楚國爲然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蔓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此又原之自念也蓋因百草不芳之言而有感於楚國之蘭芷蕙蓀早已變易又原衆芳之所以變易由己之瓊佩偃蹇爲黨人所蔽折也前此皆以香草爲佩而此曰瓊佩者艱危備歷而結堅貞不改可以比德於玉又承上折瓊枝以繼同佩及理美而爲言也

離騷正義

三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前此雖蔽於讒妬而左右親信莫肯爲言然尚有與已同道者相慰於寂寞之濱也今也蘭芷變而不芳蕙蓀化而爲茅同道者亦繽紛而變

易焉則更不可以淹留矣始也恐以己之萎絕  
而致衆芳之蕪穢不意因己之蔽折而衆芳自  
化爲蕭茅則其可駭痛也更甚矣言念及此故  
都無復可懷不得不遠逝以自疏遠集復無所  
厠止則惟從彭咸以遂志而已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  
兮莫好脩之害也

好脩承孰信脩而慕之苟中情其好脩而言蓋  
芳草化爲蕭艾非有他故以君及在位莫有好

離騷正義

五

此脩潔之行者故相與變而從邪其害遂至此  
極耳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  
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惰兮櫟又欲充夫  
佩幃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

於蘭曰無實曰委厥美於椒則直指其專佞慢  
惰蓋其惡有淺深而責之亦有輕重也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  
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  
兮芬至今猶未沫

因衆芳之變易而自思瓊佩之可貴非獨身之  
美亦國之美也而在上者乃委棄厥美以至於  
此然猶幸吾芳之未虧吾芬之未沫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  
兮周流觀乎上下

芬芳未虧則我之常度未替可和之以自娛也  
浮游四方或有賢而不妬之女當及余飾之盛

離騷正義

三

而周流觀乎上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  
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粢

發吉占者靈氛也巫咸特就而證之耳故仍以  
靈氛爲言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  
吾將遠逝以自疏

將往觀乎四荒聊浮游而求女周流觀乎上下  
皆設言以自廣也其實同姓親臣無去國之義

原思之審矣故至此正言其指謂靈氛巫咸雖  
勉我歷九州以相君然楚國之離心者不可以  
更同卽他國人各有心亦恐難以強同也吾將  
遠逝非復求道之行聊自疎以遠黨人之穢濁  
而已

邈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  
兮鳴玉鸞之啾啾

以下則與遠遊同義蓋遊思荒遠而以意設境  
象非復有所比喻也

離騷正義

三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  
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  
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  
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  
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馱而並馳駕八龍之  
蜿蜒兮載雲旗之委蛇

曰崑崙曰西極曰流沙曰赤水曰西皇曰不周  
曰西海皆以西爲言何也原旣反覆審處知濁  
世不可以終變舊鄉不可以久留而決意遠逝

以自疎蓋日暮途窮將從彭咸之所居矣日薄  
西山萬物歸暝故託言出遊於此九章指嚳冢  
之西隈與纁黃而爲期亦此意也其將進而有  
爲則以遊春宮爲比東方物所始生也或疑其  
有意於仇讐之秦廷過矣○待當作持周官旅  
賁氏車止則持輪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  
聊假日以愉樂陟陛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  
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離騷正義

七

雖奏韶舞陟帝鄉而終不能忘情於舊鄉仁之  
至義之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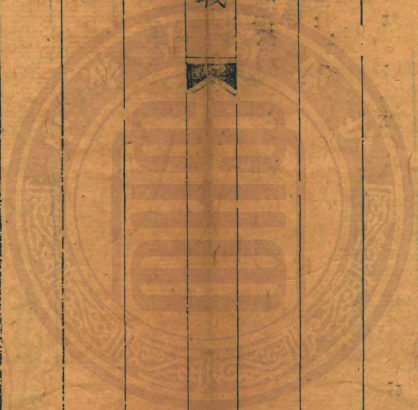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旣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黨人嫉妬下女難求蘭芷不芳蕙蓀爲茅是舉  
國而無一人知我也然我不見知猶可言也國  
無人莫足與爲美政則帝高陽以來之宗緒將  
至此而卒斬矣同姓親臣舍死將安歸哉○遠  
集無所止不覺有懷於舊鄉而舊鄉復無可懷

徒坐視國政之愼而卽於亂亡故反覆審處終  
覺死不可讓也

離騷正義

三



前明文淵閣書

